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磬

力品第三十八之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
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世尊
告諸比丘汝等見此靈鷲山乎諸比
丘對曰唯然見之卿等當知過去久
遠世時此山更有異名汝等復見此
廣普山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汝
等當知過去久遠此山更有異名不
與今同汝等見白善山乎諸比丘對
曰唯然見之過去久遠此山更有異
名不與今同汝等頗見此負重山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汝等頗見此
仙人掘山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此山過去久遠亦同此名更無異名
所以然者此仙人山恒有神通菩薩
得道羅漢諸仙人所居之處又辟支
佛亦在中遊戲我今當說辟支佛名
号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有辟支佛名
阿利吒婆利吒審諦重辟支佛善觀
辟支佛究竟辟支佛聰明辟支佛無

掂辟支佛帝奢念觀辟支佛无滅無
形勝寂勝極大極雷電光明辟支佛
此比丘諸辟支佛若如来不出世時
尒時此山中有此五百辟支佛居此
仙人山中如来在兜術天上欲来生時
淨居天子自来在此相告普勑世間
當淨佛土却後二歲如来當出現於
世是諸辟支佛聞天人語已皆騰在
虛空而說此偈

諸佛未出時　此處賢聖居　自悟辟支佛
恒居此山中　此名仙人山　辟支佛所居
仙人及羅漢　終無空缺時

是時諸辟支佛即於空中燒身取般
涅槃所以然者世無二佛之号故取滅
度耳一商客中終無二導師一國之中
亦无二王一佛境界無二尊号所以然
者過去久遠此羅閱城中有王名喜
益彼恒念地獄苦痛亦念餓鬼畜生
之痛尒時彼王便作是念我今恒憶
地獄畜生餓鬼之苦痛我今不宜更入
此三惡道中今宜盡捨國王正位妻子
僕從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尒時大王
喜益猒此酸苦即捨王位剃除鬚髮

者三法不出家學道在空閑之處而
自剋已觀五盛陰觀了無常所謂此色
此色習此色盡痛想行識亦復如是
皆悉無常當觀此五盛陰時諸可習
法盡是滅法觀此法已然後成辟支
佛道是時喜益辟支佛已成道果便
說此偈

我憶地獄苦　畜生五道中　捨之今學道
獨逝而无憂

是時此辟支佛在彼仙人山中比丘
當知以此方便知此山中恒有神通
菩薩得道真人學仙道者而居其中
是故名曰仙人之山更無異名若如
来不出現於世時此仙人山中諸天
恒来恭敬所以然者斯山中純是真
人無有雜錯者若彌勒佛降神世時
此諸山名各各別異此仙人山更无
異名此賢劫之中此山名亦不異汝
等比丘當親近此山承事恭敬便當
增益諸功德如是比丘當作是學尒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專念

而自修已云何當專念於是比丘可行
知行擧動進止屈申俯仰著衣持鉢
睡眠覺寤或語或默皆悉知時著復
比丘心意專正彼比丘欲漏未生便不
生已生便滅之未生有漏使不生已生
令滅之未生無明漏使不生已生令滅
之若專念分別六入終不墮惡道云何
六入爲惡道眼觀此色若好若醜見好
則喜見惡不喜若耳聞聲若好若醜聞
好則喜聞不好則不喜鼻口身意亦復
如是猶如有六種之虫性行各異所行
不同若有人取繩纒縛之取狗野狐獼
猴鱣魚蚖蛇飛鳥皆悉縛之共繫一
處而放之尒時六種之虫各有性行尒
時狗意中欲赴趣村中野狐意中欲
趣赴塚間鱣魚意中欲趣水中獼猴意
中欲向山林之間毒蛇意中欲入穴中
飛鳥意中欲飛在空尒時六種之虫
各各有性行而不共同設復有人取
此六種之虫繫著一處而不得東西
南北是時六種之虫雖復動轉亦不離
故處此內六情亦復如是各各有所
主其事不同所觀別異若好若醜尒

時比丘繫此六情而著一處是故諸
比丘當念專精意不錯亂是時弊魔波
旬終不得其便諸善功德皆悉成就
如是諸比丘當念具足眼根便得二
果於現法中得阿那含果若得阿羅
漢果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波羅㮈鹿野園中
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世尊告
諸比丘當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
以思惟無常想廣布无常想便斷欲
愛色愛無色愛盡斷憍慢无明何以
故昔者過去久遠世時有辟支佛名
善目顏貌端政面如桃華色視瞻審
諦口作優鉢華香身作栴檀香是時
善目辟支佛到時著衣持鉢入波羅
㮈城乞食漸漸至大長者家在門外
默然而立是時長者女遙見有道士
在門外立端政無雙顏貌殊特世之
希有口作優鉢華香體作栴檀香便
起欲心向彼比丘所便作是說汝今
端政面如桃華色世之希有我今雖
處女人亦復端政可共合會然我家

中饒多珎寶資財無量然作沙門甚
為不易是時辟支佛問曰大妹今為
染著何處長者女報曰我今正著眼
色又復口中作優鉢華香身作栴檀香
是時辟支佛舒左手以右手挑眼著
掌中而告之曰所愛眼者此之謂也
大妹今日為著何處猶如癰瘡無一
可貪然此眼中亦漏不淨大妹當知
眼如浮泡亦不牢固幻偽非真誑惑
世人耳鼻口身意皆不牢固欺詐
不真口是唾器出不淨之物純含白
骨身為苦器為磨滅之法恒盛臭處
諸垢所擾亦如畫瓶內盛不淨大妹
今日為著何處是故大妹當專其心
思惟此法幻偽不真如妹思惟眼色
無常所有著欲之想自消滅耳鼻口
身意皆悉無常思惟此已所有欲意
自當消除思惟六入便無欲想是時
長者女便懷恐懼即前禮辟支佛足
白辟支佛言自今已去改過修善更
不興欲想唯願受悔過如是再三修
行辟支佛報曰止止大妹此非汝咎
是我宿罪受此形故使人見起欲情

意當熟觀眼此眼非我我亦非彼有亦
非我造亦非彼為乃從無有中而生
已有便自壞敗亦非往世今世後世皆
由合會因緣所謂合會因緣者緣是
有是此起則起此無則无此滅則滅
眼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皆悉空寂
是故大妹莫著眼色以不著色便至
安隱之處無復情欲如是大妹當作
是學尒時辟支佛與彼女人說四非常
之法已昇在虛空現十八變還歸所止
尒時彼女人觀眼耳鼻舌身意了無所
有便在閑靜之處思惟此法彼女人復
更思惟六情無主得四等心身壞命
終生梵天上比丘當知若思惟無常
想廣布无常想盡斷欲色無色愛憍
慢無明皆悉除盡是故比丘當作是
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波斯匿王告御車人曰汝
今辦羽寶之車吾欲出外遊觀是時
彼人受王教勑即辦羽寶之車前白
王曰已嚴駕羽寶之車王宜知是時
波斯匿王將此人便出舍衛城至彼
園觀觀諸樹木皆無聲響亦无人民

寂然空虛見已便憶如來說諸法之
本是時彼人在王後執扇而扇王興
園果樹木皆無聲響亦无人民寂然
空虛我今欲請如來至真等正覺在
此遊化然不知如來今為所在我欲
往觀侍人報曰釋種有村名曰鹿堂
如來在彼遊化波斯匿王告曰此鹿
堂去此近遠侍人白王如來住處去
此不遠計其道里有三由旬是時波
斯匿王告曰速辦羽寶之車我今欲
見如來是時彼人受王教已即辦羽
車前白王曰車今已駕王知是時王
即乘車往詣彼村尒時衆多比丘露
露地而經行是時王下車至衆多比
丘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住是時
王白比丘曰如來為所在吾欲見之
衆多比丘報曰世尊在此講堂中住
可往見之勿以為難王欲去時徐舉
其足無令有聲是時波斯匿王還顧
視彼侍人是時侍人便作是念王今
獨與世尊相見我應住此是時王獨
往至世尊所尒時世尊以天眼觀見
波斯匿王在門外立是時世尊即從

座起與王開門王見世尊頭面礼足
自稱姓名我是波斯匿王三自稱号
世尊告曰汝今是王我今擇種出家
學道時王白佛唯願世尊延壽无窮
使天人得安世尊告曰使大王當延
壽無窮以法治化莫以非法諸有以
法化者皆生天上善處正使命終之
後名稱不朽世人所傳云昔有國王
以法治化未曾有枉設有人民住此
王境界歎王功德思憶不忘昔王身
在天上增六事功德云何為六一者
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樂四者天神
足五者天豪六者天光是故大王當
以法治莫以非法我今日身中有此
功德應受人恭敬礼拜王白佛言如
来功德應受人拜世尊告曰汝今云
何言如来應受人礼拜王白佛言如
来有六功德應得受人礼拜云何為
六如来正法甚為和雅智者所修行
是謂如来初功德可貴可敬復次如
来聖衆極為和順法法成就戒成就
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
所謂聖衆者四雙八輩此是如来聖

衆可敬可貴世間之大福田是謂如
来第二功德復次如来有四部之衆
所施行法皆習行之更不重受觸摸如
来是謂如来第三功德復次世尊我
見剎利之姓婆羅門居士沙門高才
盡世皆來集論議我等當以此論往問
如来設彼沙門婆羅門不報此論者則
有缺也設當能報者我等當稱其善
是時四姓來至世尊所而問此論或
有默然者尒時世尊與彼說法彼聞
法已更不復問事況復欲論皆師事
如来是第四功德復次諸六十二見歎
誑世人不解正法由此致愚然如来
能除此諸邪見業修其正見是謂第
五如来功德復次衆生身口意行惡
彼若命終憶如来功德離三惡趣得
生天上正使極惡之人得生天上是
謂第六如来功德其有衆生見如来
者皆起恭敬之心而供養之世尊告
曰善哉善哉大王乃能如来前作師
子吼演如来功德是故大王常當興
心向於如来如是大王當作是學尒時
世尊與王波斯匿說微妙之法使令

歡喜是時大王聞佛說法已即從座
起礼世尊足便退而去未久佛告比
丘汝等當持此法供養善諷誦念所
以然者此波斯匿王之所說也汝等
亦當與四部衆廣演其義如是諸比
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加蘭陁竹
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阿
闍世王告群臣曰汝等速駕羽寶之
車吾欲往見世尊是時群臣受王教
勅即駕羽寶之車前白王言嚴駕已
辦王宜知時時王乘寶羽之車往至世
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阿闍
世王白世尊言唯願世尊受我請在
羅閱城九十日夏坐尒時世尊黙然
受王請是時王見世尊黙然受請即
從座起頭面礼足便退而去是時阿
闍世王隨時供養衣被飲食牀卧具
病瘦醫藥尒時毗舍離城鬼神興盛
人民死亡不可稱計一日之中死者
百數鬼神羅刹充滿其中面目黃色
或經三四日而死者是時毗舍離人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第十二張

民恐懼皆集一處而共論議此大城
中極為熾盛士人豐熟富樂無限如
彼天宮擇所住處然今日為此鬼神
所害盡當死亡丘荒猶如山野誰能
有此神德却此災患是時人民各自
相謂曰我等聞有沙門瞿曇所至到
處衆邪惡鬼不得嬈近若當如来来
至此者此諸鬼神各自馳散但今日
世尊在此羅閱城住為阿闍世所供
養將恐不来此間遊化或復有作是
說如来有大慈悲愍念衆生遍觀一
切未度者使令得度不捨一切衆生
如母愛子設當有人請者如来便来
阿闍世王終不留住誰能堪往至阿
闍世王界而白世尊云我等城中今
遭此困厄唯願世尊慈愍屈顧尒時
有大長者名曰㝡大集在彼衆是時
諸人語長者曰我等聞沙門瞿曇至
至到處諸邪惡鬼無能害者若當如
来至此間者便能除此災患汝可往
世尊所具白此意使此城郭永得存
在是時長者默然從衆人語即從座
起往至家中到已辦道路行具將諸

人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
坐尒時長者白世尊言毗舍離城中
人民遇此災患人民之類死亡者多
計彼城中一日之内連車載尸動有
百數唯願世尊垂愍接度使餘人拔
擇安處令得無為又聞世尊所至到
處天龍鬼神不敢嬈近願垂屈顧至
彼城中度彼人民安處無為世尊告
曰我今已受羅閱城阿闍世王請諸
佛世尊言無有二若當阿闍世王見
聽者如来當往竄大長者白佛言此
事甚難阿闍世王終不放如来使至
彼國所以然者阿闍世王於我國土
無有毫釐之善長夜求方便欲害彼
民設當阿闍世王見我者即取我殺
况復得陳此事若當聞彼國人民為
鬼神所害者歡喜無量世尊告曰勿
懐恐懼汝今往至王所而白此事言
如来記前王身終無虛妄所言無二
父王無咎而取害之當生阿鼻地獄
中經歴一刧然今日以離此罪改其
過罪於如来法中信根成就緣此德
本得滅此罪永無有餘於今身命終

當生拍毬地獄中於彼命終當生四
天王上於彼命終生豔天上於豔天
上命終生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
自在天復還以次来至四天王中大
王當知二十劫中不墮惡趣恒在人
中生最後受身以信堅固剃除鬚髮
著三法衣出家學道名曰除惡辟支
佛彼王聞此語便當歡喜踊躍不能
自勝亦當告汝作是語隨汝所求要
願吾不違之是時長者白世尊言我
今當持世尊威神至彼王所即從座
起頭面礼足往彼王所尒時阿闍世
王與諸群臣在高殿上有所講論是
時大長者往至王前王遙見来語群
臣曰若當此人今至此所汝等欲取
何為或有作是說我等當取五九之
或言當梟其首阿闍世王言汝等催
取煞之不須見吾是時長者聞此語
已極懷恐懼尋時高聲而作是語我
是佛之所使王聞佛音已即下坐右
膝著地向如来所問彼長者曰如来
何所教勅長者報曰世尊記前聖王
而無虛妄所吐言教終无有二如来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第十五張 [illegible] [illegible]

言王取父王害之緣此罪本當入阿
鼻地獄中經歷一劫然復尋時改過
於如来所今當生拍毬地獄中於彼
命終當生四天王中展轉生他化自
在天中還復次来生四王天中二十劫
中不墮三悪趣流轉天人之中最後
受身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名曰除悪
辟支佛出現於世王聞此語已歡喜
踊躍不能自勝即告大長者曰汝今
欲求何願吾當與之長者白王所求
願者王勿見違阿闍世王告曰汝今
但說欲求何願吾不違之長者白王
毗舍離城人民遇災為鬼神所害不
可稱計如今羅刹鬼神極為暴虐唯
願大王聽放世尊至彼世界令彼鬼
神各各馳散所以然者我等曾聞若
如来所至到處天龍鬼神不得其便
唯願大王聽許世尊至彼國界王聞
此語已便長歎息告長者曰此願極
大非常人之所及汝若當隨吾求城
郭村落國財妻子吾不悋之我不慮
汝當屈顧世尊然我先以許所求之
願今隨汝意是時長者極懷歡喜即

從座起辭退而去往至世尊所言向閑
世去以許放世尊詣彼國界世尊告曰
汝並在前如来自當知時是時長者頭
面礼足繞佛三匝便退而去是時世
尊清旦將諸比丘衆前後圍遶出迦
蘭陁竹園所往詣毗舍離城尒時阿
闍世王在高樓上及將持盖一人尒
時王遥見世尊向彼國界便自歎息
告左右曰我等為此長者所欺我今
復用活為乃使如来出此國界是時
阿闍世王持五百盖往送世尊及有
塵坋身羅閱城中復有五百寳盖從
如来後是時釋提桓因知世尊心中
所念復以五百寳盖在虛空中来有
塵土坋如来身及諸河神復持五百
寳盖在虛空中是時毗舍離城人民
之類聞世尊今當入城復持五百寳
盖前迎世尊尒時有二千五百寳盖
懸在空中尒時世尊見此盖已即時
便笑此是諸佛世尊常法設如来笑
時口中便有五色光出青黄白黑紫
侍者阿難見此光明作此思惟此是
何緣設世尊笑必有因緣事不虛尒

是時阿難長跪叉手白世尊言如来
終不妄笑笑必當有縁世尊告曰汝
今見此二千五百寶蓋供養如来乎
阿難白佛唯然見之世尊告曰若如
来不出家學道者當二千五百世作
轉輪聖王治化人民以如来出家學
道更不受此寶蓋阿難當知過去久
遠有王名善化治在塞締羅國以法
治化接納有方統此閻浮里地靡不
從令者尒時彼王有八万四千夫人
婇女皆是刹利種姓第一夫人名曰
日光亦無兒息繼嗣者是時彼王便
作是念我今統此閻浮里地然今无
有兒息便向諸山神樹神天地神明
求有兒息又未經數日之中夫人懐
妊是時日光夫人白王言大王當知
我今覺知有娠冝自將護復經八九
月生一男兒顔貌端政面如桃華色
夫人見已極懐歡喜往視大王王見
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及八万四千夫
人見生太子亦各歡喜是時國王召
諸群臣國師道士使瞻相之又與立
字使世稱傳尒時相師前白王言今

生太子極為端政與世有異甚有見
者莫不愛念今當立名愛念自己立
字竟各還所在是時國王愛念太子
未曾離目即與太子起三時講堂復
以婇女充滿其中與王太子共相娛
樂尒時太子便作是念此中婇女顏
有常存不離世間亦不變易然觀彼
衆中盡皆無常无有常存於世者悉
是幻為無有真實使人民之類染著
愛樂皆不知遠離之我今復用此為
可捨而學道是時愛念太子即以其
日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尋
即其夜斷諸結縛思惟有習之法皆
是磨滅成辟支佛成佛已便說此偈
欲者無常法變易无實定知此為大患
獨遊不與俱
是時辟支佛說此偈已即飛在虛空
遶彼蜜絺羅城三匝是時國王在高
殿上及諸宮人共相娛樂見辟支佛
遶城三匝極懷歡喜不能自勝我今
太子騰在虛空如彼飛鳥又不知成
辟支佛而告之曰見今來下至此殿
上與吾共相娛樂是時阿難彼辟支

佛尋下殿上欲度父母故時王語曰

太子今回何為著此婇女衣又剃鬚
鬚與人有異辟支佛報曰子今所著
甚為奇雅非常人之所習時王報曰
何緣更不至宮中辟支佛言自今已
後不復習欲亦不樂此五欲之中時
王語言設不樂此五欲中者在吾後
園中住尒時國王即自至園中造立
屋舍是時辟支佛欲度父母故便住
彼園舘中受王供養經歷數時便於
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王取舍利而
耶維之於彼處立大神祠是王復以餘
自往至園中觀看見彼神寺彫落壞
敗見已便作是念此是我兒神寺今
以彫壞是時國王即以己蓋覆彼神
寺上皆由愛心未盡是故阿難莫作
是觀尒時善化王者即我身是時以
兒故以一蓋覆寺上緣此德本流轉
天人之間數百千變為轉輪聖王或
為帝釋梵天我尒時不知是辟支佛
設我知是辟支佛者其德不可稱量
若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更二千
五百變作轉輪聖王治化天下以成

道故今有此二千五百盖自然應現
是謂阿難緣此因緣如来莫可承事
諸佛功德乃尒不可稱計是故阿難
當求方便供養諸佛世尊如是阿難
當作是學是時世尊將諸比丘衆往
詣毗舍離城住城門中便說此偈
今以成如来世間寂第一持此至誠語
毗舍離無他復以至誠法得至涅槃界
持此至誠語毗舍離無他復以至誠僧
賢聖衆第一持此至誠語毗舍離無他
二足獲安隱四足亦復然行道亦吉祥
来者亦復然晝夜獲安隱無有觸嬈者
持此至誠語使毗舍無他
如来說此語已是時羅刹鬼神各自
馳走不安其所更不復入毗舍離城
諸有疾病之人各得除愈尒時世尊
遊在獼猴池側國土人民承事供養
衣被飯食牀卧具病瘦醫藥隨其貴
賤各来飯佛及比丘僧亦受八關齋
不失時節是時毗舍離城內有六師
在彼遊化所謂六師者不蘭迦葉阿
夷耑瞿耶樓波休迦栴先比盧持尼
揵子等是時六師集在一處而作是

說此沙門瞿曇住此毗舍離城為人
民所供養然我等不為人民所供養
我等可往與彼論議何者得勝何者
不如不蘭迦葉曰諸有沙門婆羅門
不受他語方便致詰此非沙門婆羅
門之法然此瞿曇沙門不受他語方
便致難我等郁得與彼論議阿夷耑
言無施无受亦無與者亦无今世後
世衆生之類亦無善惡之報瞿耶樓
說曰在恒水側煞害人民不可稱計
積肉成山在恒水左作諸功德緣此
都無善惡之報彼休迦栴言正使在
恒水左布施持戒隨時供給不令有
之亦復無此福報先比盧持言无有
言語亦無言語之報唯黙然使樂尼
揵子曰有言語亦有言語之報沙門
瞿曇亦是人我亦是人瞿曇有所知
我等亦有所知沙門瞿曇有神足我
亦有神足若彼沙門現一神足我等
當現二神足彼現二神足我現四神
足彼現四我現八彼現八我現十六
彼現十六我現三十二恒使增多終
不為彼屈是得與角力設彼不受我

等論者即是彼之答人民聞已不復
供養我等便得供養是時有比丘尼
聞此語云六師集在一處生此論本
沙門瞿曇不受人論我等足得勝是
時輸盧尼比丘尼飛在虛空向彼六
師而說此偈

我師無等倫 最尊无過者 是彼尊弟子
名曰輸盧尼 汝設有境界 便與我論議
我當事事報 如師子擒鹿 且捨我尊師
本無如来者 我今比丘尼 足能降外道

是比丘尼說此語已六師尚不能卽
視顏色況與論議是時毗舍離城人
民之類遥見比丘尼在虛空中共六
師而論議然六師不能報之各各稱
慶歡喜無量六師今日屈折於彼是
時六師極懷愁憂出毗舍離城而去
更不入城是時衆多比丘聞輸盧比
丘尼與六師共論而得勝聞已至世
尊所頭面礼足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世尊告諸比丘輸盧比丘尼有大神
足有大威神智慧多聞我長老恒生
此念更無有能與六師共論唯有如
来及此比丘尼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汝等頗見餘比丘尼能降伏外道如
此比丘尼乎諸比丘對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
丘尼能降伏外道所謂輪盧比丘尼
是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細滑
更樂入云何為六所謂眼耳鼻舌身
意入是謂六入凡夫之人若眼見色
便起染著之心不能捨離彼以見色
極起愛著流轉生死無有解時六情
亦復如是起染著想意不能捨離由
是流轉無有解時若世尊賢聖弟子
眼見色已不起染著无有汙心即能
分別此眼是無常之法苦空非身之
法六情亦復如是不起染汙心分別
此六情無常苦空非身之法當思惟
此時便獲二果於現法中得阿那含
若阿羅漢猶如有人極飢欲修治穀
麥揚治令淨而取食之除去飢渴賢
聖弟子亦復如是於此六情思惟汙
露不淨即成道跡入無餘涅槃界是
故比丘當求方便滅此六情如是諸

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第二十四張 春
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